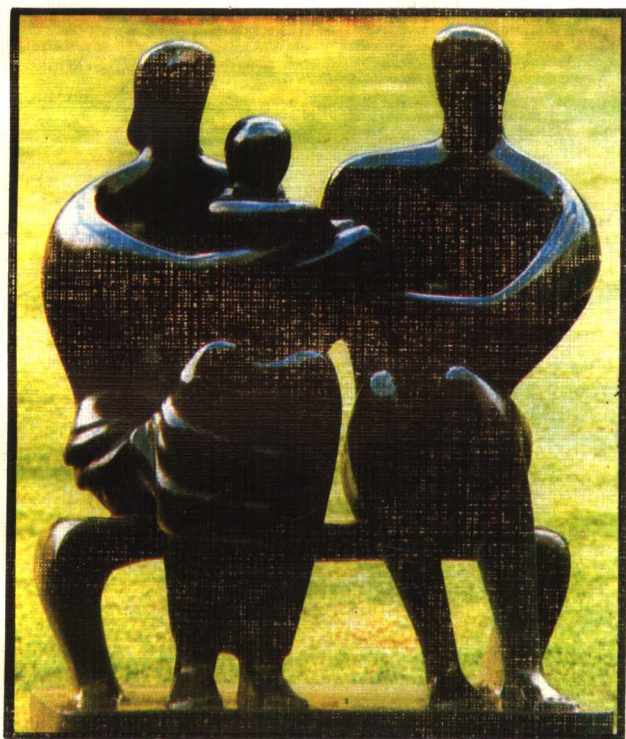


男人女人和孩子

〔美〕埃里奇·西格尔著

张大卫 译

美国《读者文摘》畅销书





男人女人和孩子

Digest



男人、女人和孩子

〔美国〕西格尔 著

张大卫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插页2 字数87,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200册

ISBN 7-5407-0326-1/I·246

定价：2.0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8)
第 三 章.....	(18)
第 四 章.....	(27)
第 五 章.....	(39)
第 六 章.....	(49)
第 七 章.....	(65)
第 八 章.....	(81)
第 九 章.....	(96)
第 十 章.....	(103)
第十一章.....	(118)
一个长跑运动员的胜利.....	(131)

第 一 章

“贝克威思博士，我这里有你的一封重要电报。”

“我现在很忙。过一会儿行吗？”

“实际上，教授，我更想同您面谈。”

罗伯特·贝克威思当时正在参加期末系务会议，从法国领事馆打来的这个电话把他叫出了会场。

“你能在五点前赶到波士顿吗？”副领事问道。

“现在都快四点半了。”鲍勃说。

“我等着你。”

“有那么重要吗？”

“有！我看很重要。”

鲍勃如堕五里雾中，他慢吞吞地穿过大厅，回到会议室，在这里等他的其他五名与会者全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统计系的高级人物。鲍勃说与六月的宜人天气相比，他们的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因此他提议休会，推迟到秋天再举行。和往常一样有一人表示反对。

“贝克威思，依我看，这样做是违背我们的职业习惯的”。赫伯特·哈里森忿然地说。

“让我们表决吧，赫布。”鲍勃答道。

结果赞成立即放假者以五比一获胜。

鲍勃匆匆钻进汽车，在高峰时刻的车流中穿梭行进，驶过查尔斯河大桥。他开得很慢，比健身慢跑者的步伐还慢，因而有充分的时间去揣测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这样紧急呢？他越想越觉得可能性只有一个：他们要授予我荣誉勋章了。

这并非不可能，我毕竟在法国做过多次演讲，有两次还是在索尔本^①讲的呢！

肯定是这件事。希拉和两个女儿要是知道了，准会为我感到自豪。

鲍勃来到一间高大而雅致的办公室。他一坐定，贝特朗·佩尔蒂埃先生就拿起一个很窄的纸条说：“这封电报是经直通用户电路打来的。”

是奖章，鲍勃想。他尽力克制着，免得过早露出笑容。

“电报说，请麻省理工学院的贝克威思博士立即与塞特的韦纳盖先生取得联系。”他把这纸条递给鲍勃。

“塞特？”鲍勃重复了一遍，心想：不，这不可能。

“一个迷人的小城。”佩尔蒂埃先生说，“法国南部你熟悉吗？”

“嗯——熟悉。”注意到这位领事馆官员的严肃表情，鲍勃越来越感到不安。

“佩尔蒂埃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这事与已故的尼科尔·盖兰有关。”

① 索尔本是巴黎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所在地，往往用以泛指巴黎大学。

原来是尼科尔！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一直把这事深深埋藏在心底，以至于连他自己都差不多相信这事根本没发生过。这是在多年的夫妻生活中，唯一一次对妻子不忠。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找上了我？不是她自己说过，今后永不相见，断绝一切联系吗？且慢。

“佩尔蒂埃先生，你是说已故的尼科尔·盖兰吗？她死啦？”

副领事点了点头：“对不起，我不知道详情。请接受我的慰问，贝克威思博士。”

鲍勃站起来：“谢谢，佩尔蒂埃先生。”他们握手告别。鲍勃蹒跚地走上联邦大街，呆立在里兹大饭店旁边。要去酒吧间喝一杯壮壮胆吗？不，最好还是先挂个电话。得找个不为人注意的地方。

走廊里静悄悄。看来大家都避暑去了。鲍勃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好门，坐在办公桌旁，开始拨电话号码，这号码是他在法国塞特时知道的。

“找谁？”电话里的声音嘶哑、困倦，普罗旺斯口音很重。

“我是罗伯特·贝克威思。请韦纳盖先生接电话。”

“鲍比！我就是，我是路易！到底找到你了，真不容易呀……”尽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那声音却依然可辨。那粗厉刺耳的嗓音，是长年吞烟吐雾造成的。

“你是路易镇长吗？”

“是前镇长。没想到吧？他们把我当作一条过时的恐龙，赶出去吃草了。镇议会——”

鲍勃焦急万分，哪有心听他唠叨。

“路易，尼科尔怎么啦？”

“噢，鲍比，可真惨呐！五天前她作完一个心脏病急诊，驾车回家的路上，与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一下子撞上了。全城的人都在为她服丧。她这么年轻。她是个无私的圣人呐。”

说到这，他叹了一口气，鲍勃这时才找到讲话的机会，赶忙说：

“路易，这的确是个可怕的消息，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我给你打电话。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突然一阵沉默。稍后，路易回答说，“为了那个孩子。”声音低得象是耳语。

“孩子？尼科尔结过婚吗？”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她可以说是个独身的母亲。这男孩是她自己带大的。”

“我还是不明白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鲍勃说。

“他也是你的孩子。”路易·韦纳盖说。

大西洋两岸又寂寞无声了。鲍勃吃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忿怒使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我不相信！”他回答说。

“但这是真的，我是她的知心朋友，她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

“你究竟凭什么那么肯定我是这孩子的父亲？”

“鲍比，”路易心平气和地回答，“你是那年五月到这儿来的，示威游行，还记得吗？这个小男孩可说是如期而至。而那个时候可没有别人跟她在一起。不然，她会告诉我的。”

当然，她从来不想让你知道。”

鲍勃想，这事真怪呀。“路易，即便是真的，也没有我的责任。”

“鲍比，你要冷静些，谁也没说你有责任。让·克洛德——就是那个孩子，他母亲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生活是不成问题的，相信我，因此我是尼科尔·盖兰的遗嘱执行人。只是有一个小麻烦。”

可能是什么麻烦呢？鲍勃不寒而栗。

“什么？”他问道。

“尼科尔没有别的亲属。现在，这孩子举目无亲。”路易顿了一下。“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我和玛丽-泰雷兹本来会收养他。我们是他的保护人。可是我妻子病得很重，她的时间不多了。”

“我很难过。”鲍勃轻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相亲相爱生活了四十年，但现在你知道收养他是不可能的了。除非我们能想出另一种办法，而且要快，否则政府就要收容他了。”

鲍勃终于感到事情不妙。他越来越气恼、胆战。

“这孩子伤心过度，”路易继续说，“伤心得都哭不出声来，总是坐着发愣——”

“你的意思是——请直说吧。”鲍勃说。

路易吞吞吐吐地说，“我想告诉他你是他的——”

“不行！你发疯啦？告诉他这个有什么用？”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他有个父亲。这当然有用，鲍比。”

“路易，我是个有家室的人，而且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你看，我确实为尼科尔，为这孩子难过。但是我决不愿意卷进这件事。我不能让我的一家人伤心啊。我不能，我不愿意。这是我的决定。”

又是一阵沉默。“好吧，”路易说，“我不再麻烦你了。可是我得说，我很失望。”他又停住不往下说，为的是让鲍勃重新考虑，最后只得作罢。“再见，鲍比。”他咕哝着，挂上电话。

鲍勃放下话筒，双手抱着脑袋。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一下子难于接受。十年过去了，没想到尼科尔·盖兰又闯进了他的生活。他俩那段短暂的风流韵事真的会带来一个孩子？一个儿子吗？天哪，我该怎么办呢？

“晚上好，教授。”莱拉·科尔曼进来打扫办公室。“您的统计学工作还顺利吧？”

鲍勃吃了一惊，抬起头，说，“噢，还可以。”

“哎呀，你准碰到不可靠的数字了，是不是？唉，房租又到期了，这阵子我算倒霉透啦。”

“我很为你难过，科尔曼夫人。我的运气也不好呀。”

“噢，教授，俗话说‘没把握，就别玩’。这就是我的处世哲学。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你的胆量嘛。”

她倒空字纸篓，用抹布擦了擦他的办公桌，就出去了。

她的话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相信你的胆量！”这话虽然与他的职业习惯不符，却很合乎人情。

科尔曼夫人的脚步声早已在走廊里消失了，但鲍勃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电话机。他思想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他的良心与理智在搏斗。别发疯了，

鲍勃。不要拿你的婚姻和家庭去冒险。没有什么比它更宝贵。

但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使他抓起了话筒。

“喂，路易，我是鲍勃。”

“啊，很好，我早知道你会重新考虑的。”

“听我说，我需要时间想想。明天给你回电话。”

两边都挂上了电话。鲍勃惶恐不安。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置于危险之中了。是什么力量使他再次拿起话筒的？是对尼科尔的感情吗？不是的。对于她，他现在的感情只是愤恨。

是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孩子的同情吗？

鲍勃离开办公室，走向停车场，那样子活象一具死而复活的僵尸。他感到六神无主，狼狈不堪。必须找个人谈谈。但是，在这整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个密友，只有一个真正理解他的人。那就是他的妻子希拉。

第二章

二号公路上车辆极少，鲍勃很快到了列克星敦。其实他宁愿慢点到，好有更多的时间使自己镇静下来，把思绪理一理。我怎么有脸去见她呢？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鲍勃？”他九岁的女儿波拉总爱扮演他妻子的角色。

“开系务会议来着。”鲍勃回答，装作没有听见她直呼其名，按说这是不允许的。

在厨房里，大女儿杰西卡·贝克威思正在和她母亲说话。她才十二岁半，说起话来倒象一个二十五岁的大姑娘。她的话题不外乎男生中的讨厌鬼、书呆子和鲁莽汉。“真的，妈，整个高年级没有一个象样的男生。”

“你们在谈些什么？”鲍勃一边问，一边走进厨房，亲了亲家中这个两个年岁较大的女性。他想尽量装得神态自然。

“杰西为男生质量不高而痛心，她说实际上他们全是些废物。”

“那么也许你应该转学了，杰丝。”鲍勃逗她说。

“噢，父亲，您太迟钝了。整个马萨诸塞州现在与乡村

没有两样。它不过正在向城市化迈步呢。”

“贝克威恩小姐，你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鲍勃问道。

杰西两颊绯红，鲍勃打断了她的滔滔不绝的话语。

“妈知道。”杰西卡说。

“她的办法就是到欧洲去，鲍勃。”希拉说：“你女儿想在今年夏天参加十三岁至十九岁青少年旅行团去法国。”

“可她实际上还不到十三岁呢。”鲍勃反驳道。

“唉，爸爸！”杰西卡叹了口气说，“我够大的了，可以去嘛。”

“你还小，得再等一年。”

“唉，真拿你没办法。”杰西卡·贝克威恩又叹了口气，倨傲地走出厨房。

只剩下他们夫妻二人了。鲍勃想，希拉为什么今天晚上显得这么美。

“我想还不如把青春期年龄^①的法律规定取消了呢。”她边说边走过去拥抱鲍勃。这是她每天早饭后一直盼望着的。她用双臂搂着他说，“你怎么回来晚了？你那位同事又发表了不少妙论吧？”

“是呀，这种人真少有，他搅得你头脑发晕，不知如何是好。”

在他们多年的交谈中，渐渐形成了一套暗语。例如，鲍勃的系里有三名男的，两名女的和一名“同事”——赫伯特·哈里森。这位“同事”是头妄自尊大的蠢驴，遇事总要唠唠

^① 按西方习惯法，青春期年龄（下限）定为：男十四岁，女十三岁。

叨叨地提出异议。

他们夫妻生活非常和谐。她那完美灵敏的触须总能准确无误地探明他的喜怒哀乐。

“你身体好吗？”她问道，“你脸色不大好。”

“那是工作累的。在科德角歇上两天，我准保又会容光焕发。”

“那么答应我，你今晚不工作了。”

“好吧。”鲍勃说。（仿佛他做什么都无所谓似的。）“出版社有什么工作带回家里做吗？”

“没什么紧急的。我还在啃那个关于苏中关系的稿子。莱因哈特这位教授的文笔简直味同嚼蜡，没意思极了。”

“亲爱的，要是所有的作者都象丘吉尔那样，你就要失业了。不管怎么说，今晚我们不工作啦。”

“你有什么心事？”她的蓝眼睛在闪闪发光。

一想到她将听到什么样的回答，他就心疼了。

“我爱你。”他说。

“好。现在还是准备吃晚饭吧，啊？”

他一直等到孩子们进入梦乡。此时希拉蜷卧在长沙发上，看一本“拙劣得荒谬可笑”的好莱坞小说。鲍勃则假装在看《新共和》周刊。他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

“要喝点什么吗，亲爱的？”他问道。

“不要，谢谢。”希拉回答，眼皮也没抬一下。

他想，我怎么好说出口呢。他为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比平时满得多，然后坐在她旁边。“亲爱的，我必须跟你谈谈。”

“说吧，出什么事啦？”她放下手里的书。

“嗯，是出了点事。”

他垂下了头。希拉突然吃了一惊。

她有多少朋友的丈夫不就是用这种开场白开始谈话的吗？我们必须谈一次，关于我们的夫妻关系。看到鲍勃脸上那严肃的表情，她担心他也要说，“我们的关系不能再继续了。”

“鲍勃，”她坦率地讲，“你说话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做错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不。是我。是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鲍勃喘了口气，发起抖来。“希拉，还记得你怀波拉的那个时候吗？”

“怎么啦？”

“那时我正飞往欧洲——蒙彼利埃——去宣读那篇论文……”

“还有呢？”

“我还有过一段风流事。”他用最快的速度说出这句话，正如撕绷带要快，以便尽可能减轻痛苦一样。

希拉的脸色变得惨白。“不，”她边说边使劲摇头，好象要从耳朵里把刚才听到的那句话甩出来似的。“你开的这玩笑太可怕了。”她看着他，想得到证实。“不是吗？”

“可这是真的，”他呆板地说。“我——很难过。”

“跟谁？”她问。

“一个普通的人，”他答道，“没什么特殊的。”

“到底跟谁？罗伯特！”

“她——她的名字是尼科尔·盖兰。她是一个医生。”她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细节呢？

“多长时间？”

“两三天。”

“两天还是三天？我想知道！”

“三天。”他说：“这有什么关系。”

“一切都有关系。”希拉答道。

他看见她在竭力克制自己。这比他原先想象的还要糟。过了一会儿，她又看着他。“我还以为我们的结合是建立在绝对忠诚的基础上的。你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

“我——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他知道这话听来荒唐，可却是事实。他确实想过要对她说，但不是象这样。

“看来，十年以后的今天就是你听说的适当的时候？”她讥讽地说。“你肯定以为现在说出来更易忍受。对谁来说更易忍受？”

“我不想伤害你。”他说，心理明白不管他怎样回答都没用。他接着说，“希拉，这是唯一的一次，不知这是不是能给你带来点安慰。我发誓，这是唯一的一次。”

“不，”她轻轻地说，“这不是安慰。这种事，一次就够了！”

她咬住嘴唇，强忍着眼泪。可他还有话要说呢。

“希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不得不在现在告诉你，是因为——我是说——”他突然脱口而出，“她死了。”

“看在上帝的面，鲍勃，你跟我谈这些为的是什？”

“希拉，我谈这些是因为她有个孩子。”

“而我们有——有个孩子又怎么样？”

鲍勃犹豫了一会儿，以轻得刚好能听见的声音说，“他是我的。那孩子是我的。”

希拉瞪大眼睛，她不相信。“不，这不可能是真的。”

鲍勃凄惨地点点头，意思是说：这是真的。

后来，他把整个事情都对她讲了。与尼科尔的相遇，短暂的风流，然后的今天下午路易打来的电话，这个男孩和这男孩带来的问题。

“我原来确实不知道这孩子，希拉。请相信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相信你刚才对我讲的这些话？”

他无言以对。在随之而来的难堪的沉默之中，鲍勃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他曾对她吐露过一句在当时无关紧要的话：他想要一个男孩。

“要是添个小足球后卫，我倒不反对。”他当时说。

“要是又是女孩怎么办？”

“嗯，那就一直生下去。。”

当时一笑了之，而这个足球后卫就是波拉。希拉生她时动了手术，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有好几个月，她觉得自己“不可爱”了。鲍勃一再向她保证，终于使她慢慢地再度相信，他们共享的一切，是任何事情也改变不了的。他们比以前更亲密了。而今晚却唱起了信任的挽歌。现在，一切都成了潜在的痛苦之源。

“希拉，听我说——”

“不，我听够了。”

她站起来，跑进厨房。鲍勃犹豫了一下也走进厨房。她坐在桌旁，啜泣着。他伸出手去抚摩她的金发。她避开了。

“鲍勃，为什么你非得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想你会帮助我。”他说着也在桌旁坐下。